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永慶升平後傳 第六十回 眾豪傑夜探鄧家莊 六英雄遇險身被獲

《快活歌》：莫要惱，莫要惱，明日陰晴實難保。雙親膝下俱承歡，一家大小要合好。粗布衣，菜飯飽，這個快活哪裡討？華華富貴眼前花，何苦自己討煩惱。六位英雄到了鄧天魁的房後，各施飛簷走壁之能，躡上牆去。伸手掏出問路石子，往地下一扔，聽了聽是實地，六個人跳下去，往各處一瞧，這後院是一所花園子，裡面栽種有十幾棵大樹，有各樣花草，北邊有三間樓，西邊有花亭，花亭東邊有一株玫瑰樹。那邊有一所院子，正是丹桂軒。幾個人正看之際，只見打正南角門進來一個人，手中拿著一個燈籠，這隻手拿著一個捧盒，走著道，自言自語的說話。他說：「有幾個錢，真拿排場哪！這離廚房多遠，一趟一趟的，還得這麼送！」說著話，提著燈籠，就奔那一所院子去了。馬夢太等他回來，過去一腳，把他踢個跟頭。那人直嚷：「爺爺饒命！」馬夢太說：「你別嚷，你嚷我把你腦袋割下來！」那人說：「我不嚷。」馬夢太說：「鄧天魁與吳恩在哪裡？你說了實話，饒你不死。若要不然，當時把你殺死！」那人說：「大老爺饒命！我們大爺與吳恩就在前廳，方才擺上晚飯。」馬夢太說：「我把你捆上，將你嘴給你堵上，暫寄存在這棵樹上，等我辦完了案，回頭再放你。」

馬夢太把他捆好，眾人上房，躡房越脊，來到前廳。但見大廳裡面燈燭輝煌，猜拳行令。眾人打上面珍珠倒捲簾、夜叉探海架勢，借燈光往裡一瞧，但則見正當中坐的是八路都會總吳恩，西邊主座相陪是鄧天魁。那人身體高大，膀闊三停，面如薑黃，兩道粗眉，一雙大眼，準頭豐滿，海下無須，正在少年之時，陪著吳恩吃酒，一團的傲英風。高杰是個渾人，想到獨建奇功，伸手拉單鞭，跳在院中，說：「吳恩，你還不出來！外面大兵已到，我等特來拿你！」八路都會總吳恩一聽外面有人叫他，方才站起來要出去，只見鄧天魁站起來，說：「都會總休要著急，待我前去拿他！」拉龍泉劍躡到院內，說：「鼠輩，通你的名來！」高杰一語不發，擺鞭往下就打。鄧天魁往旁邊一閃，把寶劍門路分開。

鄧天魁這個人精明強幹，心狠意毒，自幼兒在江湖綠林道內，所作所為，都是些傷天害理之事，隱善揚惡，口是心非。後來歸順天地會八卦教，他仍是惡習不改。先前有個朋友勸過他：「別學刻薄，別學短見，遠在兒孫，近在眼前。」鄧天魁一聞此言，倒一陣的冷笑，說：「沒看過《三國志》？那曹丞相有兩句話：『能叫我負天下人，不叫天下人負我。』」他與那朋友從此絕交。這鄧天魁在八卦教中封為勇烈侯，久有心要帶兵出征，無奈家中有幾個寵愛的侍妾，分離不開，他乃是酒色之徒，貪妻戀子。吳恩前者請過他，他有心替大竹子山帶兵前去與大清國交兵打仗，他家中侍妾八人，內中也有歌妓出身的，也有游妓出身的，俱不放他走。吳恩連催了三次，不見他到大竹子山。有他一個表弟任士榮，在吳恩跟前把鄧天魁的行止大概說了一遍。旁有靜江太歲張寶一聽此言，哈哈大笑，說：「祖師爺，不必請鄧天魁啦。據我看來，連他家中幾個侍妾都調度不開，還能給祖師爺辦理天下大事哪？不能治家，焉能治國？不能治國，焉能平天下？此乃是有名無實的小輩，不足論也！」吳恩今日兵敗勢孤之際，路過鄧家莊，正在慌不擇路，鄧天魁把他讓到家中，以君臣之禮相待。依著吳恩，想要回大竹子山去，知道他這人不行。那鄧天魁說：「祖師爺別走，這裡離小竹子山甚近，派一個人前去，把坐山雕羅文慶調來，他有兩個兒子，長子羅如龍，次子羅如虎，有副印會總蔡文榮，帶著小竹子山全營大隊人馬，在這鄧家莊安營下寨，等候大清國的人馬來，與他決一死戰。」吳恩說：「也好，你就急速傳我的令，把他調來。」鄧天魁傳下令去。故爾今晚上方才擺上晚飯，正與吳恩談心，對坐吃酒。

忽聽外頭有人叫，他伸手拉龍泉劍躡到外面，聽見高杰那裡破口大罵，他說：「吳恩、鄧天魁，你們兩個小子出來，爺爺高杰在此等候多時！」鄧天魁剛到院內，高杰擺鞭就砸。鄧天魁往旁邊一閃，擺寶劍用白蛇吐信的架勢，分心就紮。高杰用豹尾鞭往上一崩，只聽「啞啞啞」一聲響亮，真有龍吟虎嘯之聲。兩個人走了三個照面，鄧天魁伸手打兜囊之內掏出迷魂袋來，照定高杰一用。高杰聞著一陣清香，覺著頭迷眼昏，登時翻身栽倒就地。馬夢太一見，氣往上撞，擺短把刀跳到院中，說：「鄧天魁休要逞強，認識你老太爺嗎？」鄧天魁說：「鼠輩，你就是那個瘦馬馬夢太？」那馬夢太說：「然也，正是你家老太爺，不必多說！」此時鄧天魁早把迷魂袋撿起來了，擺寶劍照定馬夢太就刺。馬夢太知道是一口寶劍，不敢用短把刀往上相迎，往旁邊一閃，擺刀分心就紮。走了約有三四個照面，鄧天魁又把迷魂袋扔出去，馬夢太也被獲遭擒。白少將軍一瞧：「這廝膽大包身，使的必然是邪術，邪不能擒正，待我下去拿他！」拉手中單刀，跳在院中，一語不發，竟奔鄧天魁，掄刀就刺。鄧天魁擺寶劍往上相迎，白少將軍把刀往回一撤。兩個人也走了七八個照面，被鄧天魁一迷魂袋打倒。姜鴻在房上一看白少將軍被擒，甚是著急，一想：「我也得下去！」拉出刀來跳下去，也被賊人拿住。

顧煥章、王天寵在房上，此時倒是進退兩難：有心不下去，知道賊人這迷魂袋甚不容易破；有心不下去，馬夢太等已然被賊人拿住。王天寵是俠心義膽的英雄，萬不能自己逃命，亮出雁翎刀，跳在院中，伸手掏出一隻鏢來，照定鄧天魁就是一鏢。鄧天魁一閃身，就是一迷魂袋，王天寵也被賊人拿住。顧煥章見師弟被人拿住，他心中甚為著急，擺太阿劍，說：「鄧天魁，你這混帳東西休要逞強，待我來拿你！」擺劍往下就砍，鄧天魁用龍泉寶劍相迎。走了幾個照面，鄧天魁一迷魂袋，把顧煥章也拿住了。鄧天魁伸手把寶劍連鞘全解下來，雙手捧定，獻與吳恩。吳恩一瞧太阿劍物歸本主，自己哈哈大笑，說：「我吳恩還有點造化，不想這一口寶劍還落在我的手內。」吳恩又說：「把他們六個人全都亂刀分屍，才出我胸中之氣！」鄧天魁說：「祖師爺暫且不必忙，已然遣人到小竹子山前去調兵，大概是明後天大兵必到。祖師爺把他們六個人拿出來祭旗，也叫羅文慶、蔡文榮二人看看我的能為！」吳恩說：「也好，既待如是，把他六個人綁在後面，派鄧忠帶領四個更夫看守。」手下之人把這六個人的兵刃攢湊放在後院空屋之內，然後把這六個人搭到西跨院北上房，鄧忠與四個伙伴在廊簷底下看守，到廚房內要了點酒菜，五個人在這裡吃酒。鄧忠向這四個伙計說：「咱們莊主爺真有能為，會把大清國這幾個戰將全都拿住了。明日小竹子山大兵一到，咱們莊主就是帶兵的元帥了。你我大家就盼著八路都會總得了江山社稷，咱們莊主是一字並肩王，你我也都得點功名哪！」

四人在此講話，忽見從東角門過來兩個丫環，手提著燈籠。後面跟著一個女子，約有十八九歲，生得花容月貌，絕色無雙，來到在北上房台階以下，問：「誰在這裡看哪？」鄧忠說：「是我。」連忙站起來，說：「姑娘出來了？」書中交待，這位是鄧天魁的妹妹，叫鄧芸娘。自幼跟他母親練了一身的功夫，長拳短打，刀槍棍棒，樣樣精通。使一口單刀，會打抽筋，會打緊背低頭追風匣裝弩，雙手能打鏢，雙手能接鏢，也會打迷魂袋。想當年他父親名叫鄧寬，綽號人稱飛天奪鶴，會配熏香、蒙汗藥、麻藥，在鄧家莊坐地分贓。生平就是一兒一女，為人機巧伶俐，把平生所學的能為武技全傳與他女兒。鄧芸娘自打他父母死後，今年方一十九歲，尚未有婚配，自己頗有一段心事，不能對他哥哥言明，打算選一個郎才女貌之婿，要把終身大事托靠於他，這是他肺腑之事。今日聽見丫環說，拿住了大清營幾個大將，自己要到前邊瞧瞧所擒是何等人物，帶著兩個丫環來到前院，叫鄧忠把門開開。兩個丫環用燈籠一照，對芸娘舉目一看，但則見被捆的這六個人，俱都昏昏沉沉，不省人事。鄧芸娘仔細用燈光一照，一眼看見白少將軍。看那白少將軍雖然是繩縛二臂，躺在就地，那一團英雄壯氣，尚且不減；看年歲也不過在十八九歲，頭上一塊藍綉綉手絹罩著頭，身穿藍綉綉褲褂，足下一雙青緞子三鑲抓地虎的靴子，站起來身體合中，細腰窄背，面如白玉，白中透潤，潤中透白，由打白潤之中又透出一點粉紅色的顏色來，頂平項圓，二目緊閉，眉似漆刷，鼻樑高聳，唇若丹霞，真是形如宋玉，貌似潘安，一臉的書生氣。

鄧芸娘看罷，吩咐兩個丫環：「把他搭到我那屋裡去。」又說：「鄧忠，不准告訴莊主知道，明日我有賞。」鄧忠等五個人知道他的厲害，俱不敢得罪他。